河汾教人

V
A195.776
W48

冊 16止
卷 16

廣示斯教太原府學諸生

巡視之役竣以七月三日抵平陽十六日進太原陽曲兩學之士六百人試之試太原府則其如示諸斯乎遂爲諸生詁示斯

禘者以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人本乎祖萬物本乎天故始祖者人之本也始祖所自出之帝始祖之本也天又始祖所自出之帝之本也禘之祭止於祖而因之以知天郊又禘之推之也言道而不言天則道爲散殊之道而無所歸

言天而不言　帝則天爲空虛之天而無其實故宋儒者不知天之有　帝而徒以蒼蒼者當之則其郊爲無所取也不知死之有神而徒以茫茫者求之則其禘爲不相涉也事親者稱孝子事天者稱仁人通乎孝卽可以通乎仁推之於祖卽可以推之於天張子之西銘可謂知天矣然其意指則亦未嘗曉然著天之有　帝也而二程張朱四君子皆以死之爲無知是滅其祖也而又何祭焉而又何禘焉以天爲蒼蒼者而已矣而又何郊焉堯典始言天而皐陶詳之

600021
JAN 6 - 1941

矣湯誓始言　上帝而泰誓繼之矣大雅之言　帝天可謂直謁慈父之面貌以詩書之所稱觀先王之典而參之以四君子之說則似有一間之未了然者又何以定百家之說而堅天下仁孝之思耶人惟不知　上帝之爲慈父是以又旁而騖之於不相涉之人鬼以佛氏爲歸命之主矣人惟不知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實際則以爲別有乞憐之術可以乞福而消罪而以佛氏之經呪持名爲可以解脫之捷徑矣夫　帝者人物之大本也人各本其祖而本之於

一　帝者也孝衰於親愛遺其祖而以爲別有道出於仁孝之外焉者吾弗信也不父則不祖不祖則不天而以爲我之道出於　帝天之上吾又弗之信也今之論道者不知天必不可以爲知道不知　帝必不可以爲知天不知佛氏之人必不可加於天之上不可以爲知　帝故闢佛氏之說而反自以蒼蒼者當天茫茫者當祖則又何以折其喙之嘵嘵也魯之禘之郊諸儒以爲成王賜之殆非然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使魯得用天子之禮樂以祀之成王盖眞見

周公之聖武王卽不以天下傳之而成王之心有重不安者以天下傳賢者堯舜之事也以天下傳弟者商人之事也當時之賢而親者莫如周公武王卽傳其弟亦僅可以追商人而已矣未爲創見也成王之賢又豈加於周公周公之聖而成王尚初疑之久而後知其至聖也其賜之以天子之禮樂者卽以補不傳天下之缺與古今非常之權天之所設以待至聖之局也萬不可以常法論周公在周爲周之至德至功其在萬世則爲萬世之至德至功易詩書禮樂者

皆出於周公之手作之者周公述之者孔子孔子者祖堯宗舜師文王而凡周公者也故曰大哉堯之可以則天也舜君之也文王之文我與之而在乎茲也吾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久矣吾之不夢見之也其祖之宗亦之師之兄之亦可以觀矣故孟子者周公之後也即文王之後而與孔子之後金縣於天地者也是天以萬古之天下傳孔氏與孟氏矣而又何待乎武王之傳之成王之賜之也成王止使魯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一人耳亦未必即使之禘以祀文王於周公之廟亦未必又使之郊以祀天而以后稷配之亦必不使其世世用之而羣公自伯禽以下皆可以天子之禮祀之周衰而諸侯僭吳楚至稱王魯人藉口以用之而季氏亦遂得而用之諸儒不推其所自而誣於漢人之勦說則遂謂魯之郊禘世世僭禮樂爲成王之罪則亦非曠然遠覽之矚矣

廣達天教陽曲縣學諸生

試陽曲縣則達天德者遂爲諸生詁達天

於太虛之中有天於天之中有地於地之上有人積氣旋於外故積塊結於中也在積氣中爲光耀則在積塊中爲流峙也故日月星辰之謂天舍日月星辰何處見天故日月五星之光緯之而爲天吏若巡行者二十八宿之十二辰經之而爲天官若都畿以至州國人之性本乎天形本乎地功業附乎地而精神託乎天以星爲譜系以　帝爲君父而以世間爲暫

遊遊而不知返者謂之忘歸之蕩子太白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家何在還之以何道古詩曰蕩子行不歸空房難獨守則房何在守之者爲誰君臣父子人之大經然必有天之君臣父子而後有人之君臣父子人之事事物物無一而不肖乎其天故未有天之所無而人有之者夫海之於地譬之影地之所有海無不備焉者此尚人物之形應之耳況天之於人其本也人之所有而謂不本於天是性有不應者矣故聖人者非於天之外別有所見以爲奇持省

上帝之心以仁天下而吾事畢矣以天視以天聽以天言以天動以天思思慮不以我而以天則我之心卽天心也施之於四體而耳卽天耳目卽天目口卽天口身卽天身也形之不得障其性而性之踐形也本精神以立功業則其功業眞可以垂地不至爲功利之詭尚本功業以任精神則其精神眞可以配天不至爲寂滅之玄虛上爲皇而下爲王是爲得之者也玄虛者上見光者也非配天之實際功利者下爲土者也非垂地之實際功業之不可朽於地則精神

之不可朽於天吾皆以其聲名驗之而他日之聲名之不朽以吾之精神自驗之勿以蒼蒼者名天勿以漫漫者名地勿以茫茫者名人

廣益決教太原府等兩學諸生

試易則益而不已必決遂爲諸生詁益決

諸生之爲文有以國用爲說者本諸彖之損上益下而謂多取之必潰如所謂悖入則悖出也有以聖學爲說者本諸象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謂厚積之必溢如所謂貧深則逢源也前說則盛極而衰之象後說則日新日盛之義也然後說爲近之蓋易之序曰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

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夬之後繼之以遇以聚以升日新日盛之義也直至於升而後極云上升而不已必困此不已始爲盛極而衰之義而驟以益之不已爲衰則阻其進矣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益之義也如顏子之學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復行也如有所立卓爾者遇之象也遇則得之萃以及人升以配天至此而不已則爲亢龍矣是困之不已不可遽以爲益之不已也斯亦孟子所云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者矣聖人未嘗一一指學問特泛論天地之間之理應如此而此說爲近之耳

廣九德教太原府等兩學諸生

試書則何憂乎讙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遂爲諸生詁九德

知人以安民者臯陶之學也禹之所贊以爲小人不足以亂之者也而臯陶則以九德試而知之驗之於行而乃知其人之德必事事而驗之者猶所謂九徵而八觀之者與聖門德行二字盖本此而臯陶之知人以事孟子之知人以言臯陶官人者也故可以事

知之孟子在下位則以其言徵之而已矣聖門亦稱善言德行行不本之於德亦未有善言之者也然舜之命夔則曰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簡而無傲者即皐陶之所謂簡而廉也剛而無虐者即皐陶之所謂剛而塞也寬直剛簡之四德則舜亦道之矣然是九德者總欲其剛而濟之以柔柔而濟之以剛也即一德不可偏至九德則氣質之盡化而聖人之事矣故曰三德則可以有家而爲大夫六德則可以有邦而爲諸侯九德者蓋難其人然唐

虞之際有八元八愷稱十六族之才子與九官十二牧四岳之二十有二人此三十八人者如皐陶則或以爲才子之庭堅而他不可以盡知然以三十八人之中而有九官於九官之中而有五臣於五臣而舉禹禹又獨讓皐陶皐陶卒乃薦益則益稷以上至於可以有天下蓋皆九德之品矣其伯夷后夔垂龍之四官亦六德以上而九德之亞與四岳十二牧則亦六德之亮采有邦者也諸才子雖不齊大畧可三德以上浚明有[illegible]者與而朱子以爲稷契皐陶夔龍之

五官秀才之官也所以使之掌教掌刑掌禮樂皆秀才事也如垂益之類皆做龕嗇者也聖人止使之以治山虞治工之事止能做此等事而陳新安以爲益禹皐陶之亞禹嘗薦之於天可謂其止可做龕嗇事乎疑錄之者誤如止以秀才律人則治水治刑治農之事又龕嗇於契之司徒矣如其止可以爲一事則又可謂之有六德九德者耶周官有知仁聖義中和之六德亦豈必謂人人必兼此六德亦以其多寡衡之耳又必徵之於孝友婣睦任卹之六行即皐陶之所謂行所謂載采采者也即六藝亦未必其可人人兼之耳士不能射則辭以有采薪之憂固責之以其能然可見其有不能者亦未必不收之下士之列耳周官之三物與孔門之四科蓋皐陶九德采采之遺矣

廣詢爾仇方　教太原府等兩學諸生
試詩則詢爾仇　方遂爲諸生詁詢爾仇方
曲禮曰父母之讐　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
遊之讐不同國而　聖人曰以直報怨怨與讐奚以別
凡殺身者謂之讐其横逆之侮皆怨也晉侯侵曹晉
侯伐衛兩書晉侯譏復怨也而春秋之義又譏莊公
之不報齊之讐則讐怨之別著矣秦穆公忘晉之怨
作秦誓以自悔而至於見伐而不報春秋以王事許
之而列於書引之於大學則怨之不必報也又著矣

崇侯虎譖文王於紂而羑里之囚文王幾有殺身之禍文王之聖天之所護持人心之所戴以爲父者也而幾殺之則天人之所共以爲讐者矣故曰詢爾仇方而文王亦不得而寬之况近在邦域之中乎武王伐紂則誓其衆曰獨夫紂乃汝世讐蓋亦道羑里之事也紂君也而讐之可乎夫文王之不讐而武王讐之武王蓋非獨爲文王讐爲天下讐之也紂之不至於屠天下則其釋文王於囚何可讐也其讐之者以天下之民之塗炭而不堪耳使紂不殺王子比干則武王之兵不動亦何讐之有故詩稱伊　帝謂文王於武王亦曰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則謂文王之謂也

廣伐陳侵蔡教太原齊等兩學諸生

試春秋則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宣公十二年夏楚子伐宋宣公十三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宣公十四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燮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襄公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襄公十年遂爲諸生詁伐陳侵蔡

楚之滅蕭將以脇宋也於是諸侯有清丘之盟欲以禦楚而宋人伐陳則攻及楚之與國是以致楚之伐

之也楚子書爵失在宋也蔡亦楚之與國也無故而鄭侵之以怒楚是以致楚之伐之也既與楚平而以十一國之師至而虎牢非其有矣書侵蔡失在鄭也春秋時爲楚之與國者二則陳蔡是也爲楚之所病亦有二則宋鄭是也然二國亦有優劣於其間焉宋終與晉合而鄭時與晉貳宋累困之而不折鄭一創之而即叛晉楚之爭鄭如兩虎之搏一物於中原也晉之所以爭鄭者鄭在王畿之比鄰而當中原之中非如宋之倚於東衛之倚於北也鄭不爭則楚之兵力可以至中原之中而迫在王畿矣故春秋之爭鄭亦扼天下之喫緊之吭如三國之角逐於荆州也楚漢之割鴻溝蓋亦在洛鄭之間

廣不可以羸教太原府等兩學諸生

試禮記則不可以羸遂爲諸生詰不可以羸

月令以孟秋爲天地始肅不可以羸不可以羸者蓋欲賛化者無使陰氣之羸也易十二辟卦以孟春爲泰泰三陽之月也積復大壯之二陽而成三而天地之氣交則可以爲春矣以孟秋爲否否三陰之月也積姤遯之二陰而成三而天地之氣不交則可以爲秋矣五月當陰陽之間聖人即以坊陰之漸七月當夏秋之間聖人又以謹秋之初是以騷人有悲秋之

感然楚人之所悲者季秋之秋而背秋遂涉冬者也非新秋之秋也七月當新秋則炎蒸者至此而乍清濃豔者至此而微爽君子趣此有遠嗜慾出富貴之遠致故于登第之初即有詩云欲當春夏用秋冬以醒世之當秋而叩角絃者近又有反九辯之賦爲新秋解嘲則七月流火者人之所謂寒之漸而予以爲爽之初亦以道吾志

廣第一流人教太原府等兩學諸生

試論則天下第一流人遂爲諸生詁第一流人

十六試之教并諸說蓋二百章

善取天下者先取天下之第一人其次則先取天下之第一地漢高帝先取第一人者也則張子房是也唐太宗先取第一地者也則定關中以取隋是也二者皆可以取天下隋唐之間無大勁敵亦無第一流之才故太宗自將而手扼天下之項而取之秦漢間則項氏大勁敵即先入關中而不可據幸有子房之

才之可以制之也故漢高帝用其人以用韓彭而定三秦以定天下解鴻溝之約成垓下之功三國之時天下之第一人則諸葛武侯天下之第一地則中原惟武侯之生之也晚故曹操得而取其地然不能得其才昭烈初用兵時武侯止六七齡耳其馳騁之以二十載尚無卓錐之地之可據幸而得孔明則先取天下之第一人不讓高祖之於子房矣是昭烈之駕出於曹氏之上數倍然孔明者天生之以授昭烈必非曹操之所能致之也操即得中原之地而其第一

人在羅網之外得以嘯美其傍激權而助瑜遂以摧百萬之鋒向微諸葛氏吳其半入於魏人矣荊州之師北伐幾搗其胸而遷許都漢中之地蚤據又斷其臂而絕隴右操之歷摧於漢者以有諸葛氏也夫惟其出之也晚故天下之勢魏得其上流之七吳得其下流之三亦既已中分天下矣而孔明徐申其臂於不可爲之時以收荊襄定益州而有室家遂以窺中原而制東吳孫曹之相顧而無奈昭烈何者非臥龍之泥蟠而天飛耶昭烈在時諸葛亦有不得盡行其

志者是以有吞吳之恨而永安付託之後先定南蠻以杜內變又通好於東然後北伐司馬懿孫權皆大動敵權株守耳懿受巾幗而不出門庭一步於是使其兵雜耕於魏民之間而魏民安之非誠明之至而能若是使假之數年懿豈能終忍而不出而必有入其豆而以尺組繫之者而手自籌之云某年定魏某年定吳已在其目中而身不可逮矣譬之於奕者以十局計而某與某可敵手可四六可三七可二八可一九可十北之而不支必試之而後知懿不敢與之角如之何而定其才之五倍十倍乎天下奇才之歎蓋心折之矣豈但當時之第一人自三代以下應第一人吾嘗謂其以伊尹之才行伯夷之志伯夷伊尹之合而爲一人而伯仲伊呂之詠尚非知武侯者也伊呂之伐夏商非恢復漢室者之所忍聞也非邵康節之內聖而外王則武侯幾於獨立二千年而無與偶葛之木牛而流馬其陣圖之變與江流爲出沒邵之摧元會運世於天地之前而遊知宋之必淪於夷狄此兩人者幾於神矣故吾嘗以王之事許葛以聖

之事許邵蓋大賢以上而聖之流亞與然則邵子者
又顏孟之合而爲一人者也才力似孟子而氣象似
顏子武侯者三代以下之小周公邵子者三代以下
之小伏羲乎